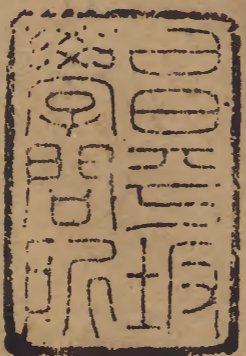


濂洛關閩書 程子

八之十二



漢書門			
五	二	九	二
五	一	二	
六	三	一	
册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五	二	九	二
五	一	二	
六	三	一	
架	册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92	
册數	6 ( 4 )		
函號	299	41	

儒家世系 共六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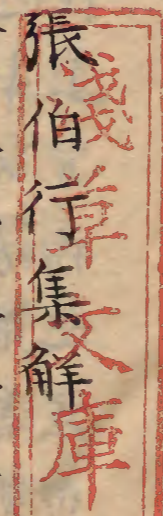
卦子

二

八十二業



地第十一 此篇多論天地造化之道以及陰陽鬼神之理凡二



違亦順理而已矣天地之道至順而已矣大人先天不

而巳矣大人先天不違者亦不過順理而行

○程子曰霜金氣也露星月之氣也露結為

霜非也雷由陰陽相薄而成蓋沴氣也沴戾

氣甫殺疑而為霜也至陰陽相薄發聲而成

雷蓋之氣也總行之皆○程子曰乾天也天者  
天地之氣所流行也○程子曰乾天也天者  
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  
之謂乾此程子指天之名義以示人也乾為  
之性情惟其健而已健之弊為性健也天  
之用為情惟其健所以不息此之謂乾夫天專  
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  
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  
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之道者天理  
就天而專言之則謂道天且弗違是也分而  
言之指其形體高大而無涯則謂之天指其  
主宰運用而有迹者如日月之往來萬物之屈伸是  
化之有迹者如日月之往來萬物之屈伸是

之謂鬼神也以其變化而莫測是之謂神也  
運用而無方變化而莫測是之謂神也  
謂乾即上節所言是也蓋其名各有不  
其為道則一也○程子曰功用其氣妙用言  
其理功用兼精粗而○程子曰道未始有天  
言妙用言其精者○程子曰道未始有天  
人之別但在天則為天道在地則為地道在  
人則為人道下豈有太極之理也貫古今通上  
陰陽而陰陽乃天地之道也仁義乃大道  
柔乃地能也天在則為仁義而柔乃大道  
也故人能位天地參萬○程子曰非仁則無  
物即可與天參萬○程子曰非仁則無  
以見天地者惟仁乃衆善之長也其為道至  
公其德無私覆無私載焉於至純見天地  
見天地之德無私覆無私載焉於至純見天地

之所得一以清得一以寧焉於愛之理見天地  
之所以大生所以廣生焉非仁而天地之道  
何由乎 ○程子曰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  
見乎 ○程子曰先已亦不是後具即所謂無極而太  
亦不是先已亦不是後具即所謂無極而太  
極也未應若寂然不動之時也未應若感而  
遂通之時也應已亦非後蓋即體而 ○程子曰萬  
未應先已亦非後蓋即體而 ○程子曰萬  
用在其中不可以先後分也 ○程子曰萬  
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  
仁也 於物初生渾融未散生意最為可觀至  
為善之長而即仁之謂也蓋初生之物其意  
無窮而乍見之仁其發最真觀生意可以知其  
仁 ○程子曰致敬乎鬼神理也 暱鬼神而求  
焉斯不知矣 鬼神亦理之所有致教以事之

焉斯不知矣 鬼神亦理之所有致教以事之  
為其所惑無不智孰甚焉此即希福之心是  
夫子教鬼神而達之之意也 ○程子曰一  
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  
一日之運即一歲之運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  
以精妙合而凝一萬物之心即乎見天地之  
直精妙合而凝一萬物之心即乎見天地之  
理即不可見萬物之一日之運即晝而夜陰陽  
往來不窮故舉一日之運即晝而夜陰陽之  
也 ○程子曰天地之間感應而已尚復何事  
有感則有應盈天地之間無感此感應之理充  
塞而不可窮昭著而不可掩此感應之理充  
人當隨時而精察隨處 ○程子曰氣化之在  
而辨驗之時則自得去

人與在天一也聖人於其間有功用而化  
之往來其在人者占在天者本同一理也惟  
聖人能以其功用補氣化之所不逮所謂贊天  
地之化也 ○程子曰君子宜獲福於天而有負  
而亦有不負者天折者則所稟之氣偶有不周  
此理之常君子不以是而懈其修也觀原憲  
可以質顏子之天 ○程子曰二氣五行剛柔  
殊聖人由一理復其初也天命之初一陰然一  
揉則或剛或柔因以散見錯出有不一之理  
聖人得二五之秀清以純粹不倚於剛柔而  
中正以立人極故由一理之序合吉凶者皆在  
余之初所謂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者皆在

乎此 ○程子曰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  
心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  
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復象  
復其見天地之心固未嘗息但無端倪可見  
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無端倪可見惟一天  
陽既復則生意未嘗息但無端倪可見惟一天  
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固未嘗息但無端倪  
固若靜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  
息故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  
孰能識之 ○程子曰冬至之時天地閉塞可謂  
靜矣日月運行未嘗息也則謂之不動可乎  
故曰動靜不相離之靜中不動者以天地觀

之冬至閑塞靜無而日月運行不息夫非動  
乎朱子曰動靜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即不  
相離○程子曰子厚以清虛一大名天道是  
以器言非形而上者形而上者謂之道易擊  
形氣然理子氣復故無聲無臭之申而萬象  
一化之妙出焉所評道也張橫渠乃以清虛  
言耳豈形而上者乎其氣立說不能偏善○  
程子曰當大震懼能自安而不失者惟誠敬  
而已內多私欲而不誠素未主一而不教一  
而且當震動危懼之乘勢必倉皇不安而  
主其持之固此所以存然臨之而不驚無故  
不加之而○程子曰天地之間善惡均於覆載  
不懼也○

未嘗有意於簡別也顧處之有道耳聖人即  
天地也惟天職覆惟地職載而人善有  
載之初未嘗過為區別也願善則降之祥惡則  
降之殃亦若權衡於其間則所以處之者有  
道耳聖人存心仁厚而不廢刑賞是即崇有  
卑法於天地若也人無能外於天地又何可  
自絕乎○程子曰無妄天性也萬物各得其  
性一毫不加損矣以無妄者真實之理天各得  
其理以爲性一毫不有外加所謂實理之自  
然也苟以爲性一毫不有外加所謂實理之自  
終始而君子必誠為者物之○程子曰語默  
猶晝夜爾死生猶古今耳此言也語默者動

靜不停之機猶天地之有晝夜也死生者消  
長一定則語顯默藏不可不合其宜也知其理  
之不停則則生順死安而不可不其受其正矣  
○問天地何以不與聖人同憂也程子曰天  
地不宰而成化聖人有入心而無為萬物之出  
顯之也誠以鼓萬物之入成則其化非主於歲之  
不宰而或化復其性未免出于憂勤然亦就  
遂其生教以養之宜教而無之何嘗有作為  
民之宜養而復其性未免出于憂勤然亦就  
於其間哉故曰聖人有教而無之何嘗有作為  
此聖人○程子曰合天而無為此天地不  
同憂也○程子曰合天而無為此天地不  
上事天無為而天見而天人有功盡人以事理之  
當人

為命者莫之為而為其所以然此惟醉用一原理教  
不得為而義命通矣然此惟醉用一原理教  
融貫大賢以上者能之若下○程子曰陰過  
之時必害陽小人道盛必害君子欲無害者  
惟過為防耳弗過防之徒或戕之陰盛則陽  
所害小人道長則君子道消而亦為所害此  
氣數之必然每有不免者惟在過為防之  
耳苟計之弗早備之弗周欲其無相戕賊難  
也○故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不可疎虞以取禍  
○程子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  
自然而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若故陰與陽對動與靜

對以至於屈伸消長左右上下或類而對或  
皆自然而對然不待勉強安有子然而孤  
思此理觸之為所觀感○於手舞足蹈而不自  
知則萬物之始時弦望晦朔○至聖人始為曆象  
天地之用也四時然者聖人始為曆象  
國經野樹藝種植以盡地利○常彝祀生人等殺  
其出政教以正人道○此皆天地之用也○而待  
禮樂以弘其用○荀聖人○天地之用也○而待  
聖人以弘其用○荀聖人○天地之用也○而待  
于草昧而已○故曰○聖人○天地之用也○而待  
子曰○息止也○生也○一事息則一事生之息之  
際無一毫之間碩果不食即為復矣○義曰○止

曰生此造化之妙也○或暑止則寒生或晝止  
則夜生○卦象陽復剝○惟一陽在上其辭曰○碩  
剝不食則又為復剝○惟一陽在上其辭曰○碩  
果不食則又為復剝○惟一陽在上其辭曰○碩  
義而天地萬物之情見焉○○程子曰○大哉  
人謀其與天地相終始乎○故雖天命可以人  
勝也○有凶道則禍福天相終始乎○故雖天命可以人  
也○故人能盡其道○則氣數自轉○移相終始之  
在天者而人能定其亦可○勝之○此惟立命之君  
子能之乎○學若當其數也○○程子曰○天地設  
事而不可徒諉于氣數也○○程子曰○天地設  
位聖人成能直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為三才  
之天地無一位不於上而下○然而凡健成履易簡資始資生



災祥之不得其正則其能猶有未全者惟聖  
人參贊化育裁成輔相以成天地之能而直  
行乎其中此所以為三才而有天地之道  
人道之名也然則有天地安可無聖人哉

陰陽第十二 凡二十

程子曰靜動者陰陽之本也五氣之運則參  
差不齊矣靜而生陰動而生陽故靜動為陰  
則各本陰陽以為流火而金土五氣之運  
於不可終窮蓋分之為五氣合之惟二氣而  
一理不外乎 ○程子曰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  
既有諸已所用莫非中理不有天事之存焉  
用之德者為人事之當然蓋既得其理則實有諸

已而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所用莫不協乎  
天理之中矣舜之所以執中用中者正如此

○程子曰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

關孔子繫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至日

不可旁動宜安靜以養之故先王于一事不順

日閉道路之閑于此可見聖人無一事不順

化育也 ○程子曰萬物各具一理而理

同出一原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此言窮理

不通也此理無物不有分而言之萬物各具

一理一本之所以萬殊也合而言之萬理同  
出至原下國家皆推之而無所不通是以身  
以責窮 ○程子曰老氏言虛能生氣非也陰

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虛能生氣此老氏之言也相因循環無端初無先後即附焉如形影之不相離若謂今日有陽而陰後明日有陰而影形亦先後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程子曰影形見者不可惑于異端之說也○程子曰日月之為物陰陽見之尤盛者也○程子曰窮物理者窮其所以察而靜會矣○程子曰窮物理者窮其所以

然也天之高地之厚鬼神之幽顯必有所以然者苟曰天惟高耳地惟厚耳鬼神惟幽顯耳是則辭而已尚何有哉凡物之理有自然以然而不可易窮理者必窮其所以然而物之極純無不到而後吾心之知無不明如但以辭而已而不實究諸心則何理之能窮○程子曰命受於天或者服餌可以致壽是天命而可增益也壽天之命稟受于天非可以延年是欲擗天力所能為也謂服餌死為其所惑甚多言此所以破其惑也○或問人多惑於鬼神怪異之說何也程子曰不



所以意必固我之便忘也。○程子曰：至誠貫天  
而曲成，萬物而不遺也。○程子曰：至誠貫天  
地，人尚有不能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  
謂執氏也。執氏專為陟，范謬誕之說，欲以化  
人，而其實教已先處於偽，豈知人生世間，惟  
有一實理而已。君子惟論理之，有無不計，人  
之徒否，故至誠可以化人。○程子曰：觀物  
化者，矧偽教而可以化人乎？○程子曰：觀物  
多見其煽惑人心，而己無乎。○程子曰：觀物  
於靜中，皆有春意。○程子曰：觀物之則，皆有  
物者，不能知也。○程子曰：觀物之則，皆有  
拍拍，滿懷都是春意。○程子曰：觀物之則，皆有  
能見物之。○程子曰：觀物之則，皆有  
春意也。○程子曰：觀物之則，皆有  
中祇是教也。敬則無間斷。○程子曰：觀物之則，皆有  
乎其中，此易之繫

辭也。蓋天位於上，地位於下，確然易而墮然。  
簡然必有主宰，而後變化無窮，其道貞觀，祇  
是教也。就人心言之，亦推教而後派行不息。  
無有間斷，可以持之永久。故主敬者，君子法  
天之學也。○程子曰：小筮在我而忘之者，蓍龜也。  
祭祀在我而享之者，鬼神也。夫豈有二理哉？  
亦一人之心而已。卜筮者，以是心求之，其忘  
如響，狗以私意及顛錯卦象，而問焉，未有能  
忘者，蓋無其理也。古之言事鬼神者，曰：如有  
聞焉，如有見焉，則是鬼神答之矣。非真有見  
聞也。然則如有見聞者，誰欤？  
天下事止一實  
理如卜筮而蓍



相承接而有戲必通乎也  
○程子曰天理生生相  
若不誠而有戲必通乎也  
○程子曰天理生生相  
續不息無為故也使竭智巧而為之未有能  
不息也於古往今來此天理之自然日流行  
其生之於理相通絕未始有闕一物有盈虛而  
惟其無心成化消然無為也  
○程子曰天地之心以復而見聖  
而為之則矯揉造作終至于力能使人難乎為  
繼未有不矯揉造作終至于力能使人難乎為  
順其自然○程子曰天地之心以復而見聖  
人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  
皆是以十月純陰萬物一收斂若無貞極治元  
乾坤或幾乎息至一陽來復天地生物  
之氣蒸然見天地之心積陰之中不自掩先  
儒以靜為見天地之心積陰之中不自掩先

之心也若聖人之  
老無一毫私偽以  
故未嘗見其心也  
復無祇悔則可謂  
○程子曰卜  
筮將以決疑也今  
之人獨計其一身  
之窮通而巳冰惑  
夫卜筮也今人獨  
計其一身之窮通  
而巳冰惑夫卜筮  
也今之人獨計其  
一身之窮通而巳  
明理甚矣私聖之  
人設教豈獨計一  
身之窮通則不  
為後人狗私之甚  
哉○程子曰聖人  
之動以天賢人之  
動以人無天私心  
以天賢人之動以  
人無天私心以天  
物而無情蓋惟此  
心無私心聖人其  
心善萬物而  
天而無情蓋惟此  
心無私心聖人其  
心善萬物而  
人而無情蓋惟此  
心無私心聖人其  
心善萬物而  
天性以理求之  
○程子曰觀天地  
生物氣  
始不可一以理  
幾安也○程子曰  
觀天地生物氣

象造此天地流行祭祭者萬物溥博周徧敷榮條達所祭見此即周子憲前草不除謂與自蒙意思一般也○程子曰天地陰陽之運升降盈虛未嘗暫息陽常盈陰常虧一盈一虧參差不齊而萬變生焉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莊周強齊之豈能齊也之陰陽或升或降或盈或虛日流行于天地而無一息之停其間陽則常盈陰則常虧泰且交錯遂至不可齊一而萬變生焉此一奪之所謂萬殊也故孟子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莊周者當由其理之強齊之不齊物之情也○或問鬼神之有無程子曰吾為尔言無則聖人

有是言矣為尔言有尔得不於吾言求之乎鬼神之理至微而難以至妙而莫測以有而無形聲之可見以無而說言有則人又將妄求亦付之不論不議之間而已○程子曰天人無間斷乎天日在人之間而人受命於穆不已聖人之德之純斷亦不已夫已

程子

張伯行集解

聖人第十三

此篇皆論聖賢之氣象古  
今之人品蓋得失之林而  
士君子之所當奉以為  
鑒者也凡二十三章

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  
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若不可及則  
趨向之志不幾于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  
就之曰吾無隱乎尔吾非生知好古敏以求  
之者也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  
氣高邁者亦不敢躡等而進也  
如聖人之道大  
如天而其教



則自有每序見其高遠苟不引心向往之而  
能至之若見其高遠苟不引心向往之而  
趨向之心有求後入如吾無隱乎也然俯而  
就之使古敏求之後言皆庸下者可以企及  
生知好古敏求之後言皆庸下者可以企及  
本身以示之敏求之後言皆庸下者可以企及  
而當時諸賢卒皆有所造以成其才也○高  
程子曰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千載而下  
此心同也自古聖賢相傳惟此一人能自見其  
往而心也自古聖賢相傳惟此一人能自見其  
心即可以為堯舜職此故也○程子曰聞  
善言則拜者禹之所以為聖也以能問於不  
能者顏子之所以為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

則充然而自足哀哉聰明自用者雖有善言  
言則拜是聖不自聖乃其所以為聖也○  
自恃者必不肯下問推顏子以能問於不能  
是賢不自賢乃其所以為賢也○  
有一善即充然盈滿而自足不復求○  
無怪乎德不加修而人亦不足不樂告以  
善終為庸愚之歸而已可哀也夫○程子  
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  
見仲尼猶元氣周沅淪無其間初不見其運  
行之迹顏子如春陽盡然祭生萬物四時之  
首眾善之長也若孟子則志氣剛嚴詞詰明  
辨并秋殺之長也若孟子則志氣剛嚴詞詰明  
其并秋殺之長也若孟子則志氣剛嚴詞詰明  
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



知孟子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特不可以利  
誘耳君子為行道計不可以身安虛拘上之  
不用其身孟子以為大道則亦可以少吾如齊王  
之欲孟子以為大夫國矜式意良善也  
而乃曰養窮子以萬種是仍不離利也  
欲以是誘其門人則拂孟子之本心也  
矜式特可以道求不可知利誘可古聖賢心  
矜式特可以道求不可知利誘可古聖賢心  
利是視而有所不顧無惟  
識曾子篤實得聖人之道者二子也  
見道必不直而入道必不勇如顏子  
事深階之功曾子篤實毫無虛矯之氣  
則智而不自用其智一則需而能自勵其善  
此所以卒有卓尔之見决領一貫之傳而各

得乎聖道也學者親於二子則知聰  
明之不可恃而誠實之為足貴無  
○程子  
曰揚墨學仁義而失之者後之學者有不為  
仁義者則其失豈特揚墨哉揚氏為我其學  
有物則失乎義之宜墨氏兼愛其學近于仁  
而愛無差等則失乎仁之理蓋學之過而失  
之則尚猶知學也後之學者棄仁義而不為  
是并不知學其失豈獨揚墨哉此道學之  
不明失之于儒者正不少也○程子曰顏回  
在陋巷淡然進德其声氣若不可聞者有孔  
子在焉若孟子安得不可行道為已任哉顏  
居陋巷中淡然進德與求于世其声氣若不  
可聞者非其心忍于忘世也亦以有孔子在

行道已為濟時栖々不違凡顏子所欲為者孔子皆已為之乃得退然自外一人之身負荷其間苟斯道之先聖之行誰有分其責者又安得不引為已任僕之齊梁間以自伸其志 ○程子曰哉此則兩賢所仇之時不同也 人皆可以為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聖人而後已不至聖人而自已皆自棄也孝者所當孝弟者所當弟自是而推之是亦聖人而已矣 聖人不過盡人道之當然故聖人皆可為聖人若謂聖不可學或未至于聖而輒止皆自棄而不足有為者也蓋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去孝弟人之所為也又推之以及其餘無不盡其所當然我亦一聖也何不可 ○或為之有乎故言學必以聖人為歸也

問夫子有言昔之惑人因其述聞今之惑人因其高明竊有疑焉未既曰高明而可惑乎程子曰語其質云尔彼深於佛氏之學者其質閑透亦必加於人數等所謂智者過之也非中庸所謂極高明者也聖人極高明而道中庸其照無偏何過之有 佛氏之學其言愈昧之人固不知也惟高明之人喜其立論高妙遂陷溺其中而不可反此智者知之過也然所謂高明者特論其人之資質周透超出眾人之謂上耳非如中庸之所謂極高明也若極高明而道中庸則無一毫私欲之累而○明睿所照自有以知黑端之偏豈有過乎 ○

或問陋巷貧賤之人亦有以自樂何獨顏子  
程子曰貧賤而在陋巷依然處富貴則失其  
本心者衆矣顏子簞瓢由是萬鍾由是世多  
之人亦不有處陋巷而一旦而處富貴則欲  
遇不見其欲故也若顏子者其如簞瓢也如  
勝遂失其本心也若如所謂大行不加窮居  
是其如也學而可也○程子曰學者當識聖  
賢之體聖人化工也賢人巧也○程子曰  
異聖人神妙莫測一如他工運行于上蓋然  
生人意祭見而初無所作為此自然之巧也  
賢人則此由勉而入者也安勉微分而其至則

一學若不○程子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可不謂也○程子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故聖人與之然有見於道之夫流行充滿  
而日用之間從容自得與物各適其所之  
意子使漆雕開仕而對以未信其於理  
必實有見其未行毫髮之疑而不自安於  
小成若二子雖其行之未成要皆有見於  
人之大意是以均○程子曰人有顏子之德  
為聖人之所與也○程子曰人有顏子之德  
則有孟子之事功孟子之事功與禹稷並  
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淡然進德而已至孟子  
則守先待後黜霸闢邪事功甚著蓋立德立  
事功矣然孟子之有顏子之心與禹稷之言  
顏孟也易地則皆然也○程子曰老氏之言

雜於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黔首黑也老氏之學雖言道德而每雜以權詐故秦不用之以愚黔首其術蓋本於此可知學術之良非淺鮮也○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子貢之聰明在聖門中惟亞于顏子而不及然祇知如較勝而行則不逮焉故雖獲聞性道究未能至顏子卓尔地位者天力有間也○或問莊周何如程子曰無礼無本然形容道理之言則亦有善者莊周一生放浪形容骸之外其無礼無本可知也○程子曰信一也而有淺深於誕奇矯故為寓言如輪扁庖丁諸篇每善於形容道理之可也

七十子聞一言於仲尼則終身守之而未必知道此信於人者也若夫自信孰得而移之信一也而有淺深之不同如七十子之徒聞一言於仲尼信之至若將終身守之宜其於道躒認真切無少差歧之惑也然有未必者何哉蓋內無真得徒守師說信後人生得而移之乎故為心直知而篤信之也○程子曰桓魋不能害已孔子知之矣乃微服過宋象將殺已辨知之矣乃同其憂喜饑溺而死有命焉而禹稷必救之國祚修短有數焉而周公必祈之知性命並行而不相悖然後

明聖人之用 昔者桓魋欲害孔子 子曰桓魋  
其如子何 是已 知其不能 害已 以殺  
之 又思其無乃象憂亦憂 象喜亦喜  
乃禹稷視穀 由也 若人必欲救之 而  
莫不有數 乃周公作金縢 而為之 祈  
身之哲 愛弟而為之 乎 蓋生而死 修  
也 聖人盡性 以立仁 憂民之道 原  
也 學者誠知 乎此 然後 程子曰 子  
可以明聖人 之用 焉 後 程子曰 子  
世之師 善之 路 以兼人 之勇 而  
乎 後 之人 能 師 子 路 也 治 之  
不勇 無 故 可 以 為 師 也 程子曰 既

聖人為近有用力處 孟子天資超邁 其才之  
故難學 顏子天資純粹 而工夫 鎮密 進德 有  
序 故學之 于入聖 為近 有可 以下 手 用力 處  
是惟善學者 者 ○程子曰 人於天理 昏者 祇是  
為嗜欲 亂 莊子言 其嗜欲 深者 其天機 淺 此  
言良是 而天理 嗜慾 迷相 消長 人之昏 于天理  
故耳 莊子言 其嗜慾 深者 其天機 淺 此  
斯言 深中 其弊 學 者 可以 自 害 也 淺

程子曰 君子之教人 或引之 或拒之 或各因  
所虧者 成之 而已 君子有教 無類 然求嘗不

教人第十四 凡三十一 章

則見之於孺悲則辭之於求由則  
進退之要皆所以曲成其教也 ○程子答  
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  
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已而信  
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吾言不合則  
不復思所以終異也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  
學不得則當思思久則知自進孔孟弟子未  
必能信後其師精思以求故各有所以得耳今  
而能信於吾言不合即不復思其所以然欲其  
學終焉也吾言乎誠使不復棄置及而深求於  
心未嘗必不有所得而致知之方即在是矣非  
然者雖以不思者何哉 ○程子曰顏子虛中  
其能如不思者何哉

受道子貢億度而知之  
靈毫無凝滯其受道也  
照水之澄清影入即明也  
如愚稱子貢曰億則屢中兩得之矣 ○或  
謂佛氏引人入道此之孔子為徑直程子曰  
果其徑也則仲尼豈固使學者迂曲其所行  
而難於有至哉故求徑途而之大道是猶冒  
險阻披荆棘以祈至於四達之衢示庸為至  
孔子教人近在人倫日用事物之間行習者  
察而積漸以造其極佛氏則去人倫絕事物  
一味冥悟或直程子曰道果有徑而可行也



則仲尼蓋人之心豈不甚切矣為使之迂曲而難至哉蓋守人之道如幾如求中至正學之者必循途守舍而後可幾如求中至正學之者必循途守舍而後可幾如求中至正學之者必循途守舍而後可幾

披荆棘以祈于四達之衢也其

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

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

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孔子之道廣

見於日用事物之間如鄉黨所載皆其行而

蓋由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故後心不踰從

容中道此自誠而明者也學而後行無不

學之以道求至焉誠也如無不學而後行無不

其至此則自明而誠也如無不學而後行無不

何哉 ○程子曰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

其過少荀卿名况卿其字也為楚蘭陵令揚

為異論如言人性為惡以子思孟子為非逆

理背道其過處多揚雄才短所作法言諾書

猶知模倣前聖其過處少蓋就正也 ○或問

道不明於後世其學者為何程子曰教之

者能知之學者之眾不患其不明也魯國一

時賢者之眾非特天授由學教也聖人既沒

曠千有餘歲求一人如顏閔不可得故教不

立學不傳人材不期壞而自壞傳教立則聖

道可明而學者自知向往孔子之時諸賢濟道豈所造耳自是而後聖人以為依歸學焉而各有所造耳自是而後聖人以為依歸學焉而無教則無學無學則無人材此道之所以不也明○程子曰張良進退出處之際皆有理蓋儒者也張良始事漢高祖復韓仇而出及漢行已志而無擊乎利祿之心其進退出處皆自合于理蓋有儒者之道焉見其任術者謂其學類申韓見其退隱者謂其也○程子曰陳平迹近黃老皆非知子房者謂其也○程子曰陳平言宰相之職近乎有學如宰相之職持其大司之爭下侵焉則失之無陳平之對文帝深知大弊非近于有學者不能為此言也後世堪若卒致紛更變亂豈為知大法弊者乎○程子

曰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至楊雄規模又窄狹矣毛道詩為河間獻王博士仲舒奉賢良對策為膠西王相二子所言皆以修身齊家為本先德教而後功利最為得聖人之意但微有蔽此見道尚末分明至揚雄以清淨寂實為道駁難不醇其規模窄狹則又儒○程子曰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其度越諸子遠矣自春秋以來道義不明舉以正其義明其道守先王之趨正之學以不謀利不計功挽後世頹靡之趨度越諸子殆遠以甚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為甚高不後世也○程

子曰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及也  
穆生為酒醴而去免於胥靡之辱姜肱為土  
室之隱免於黨錮之禍薛方守箕山之節免  
於新室之汗其知幾矣  
○程子曰楊

子雲之過非必見於美新投閣也夫其黽勉  
莽賢之間而不能去是安得為大丈夫哉  
○程子曰孔明庶幾禮樂也  
其和乎庶幾于禮樂無非學有本原者能如

是○程子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孔明輔  
以信義為主以節制行師以公誠待人漢討賊  
師二表有曰親賢臣遠小人鞠躬盡瘁皆大  
臣事君之道所謂有儒者氣象也三  
代以後之人臣于諸葛無遺憾焉○程子  
曰文中子本一隱君子世人往乞得其議論  
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中  
子王氏名通隋末不仕教授河汾一隱君子  
也其弟玉凝子福疇等收其議論附會成書  
名曰中說雖駁而不醇然其中多有格言為  
荀卿揚雄輩所說不到者○程子曰  
似仲舒而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韓愈字退之仕唐為

諫佛骨自孔孟後千有餘年聖道不明而愈  
獨能卓然有見扶正學而闢異端秦漢以來  
未有能及之者故程子稱其為近世豪傑○問  
傑之士不可以其言之有疵而忽之也○問  
顏子勇乎程子曰孰勇於顏子乎觀其言曰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孰勇於  
顏子人知顏子深潛純粹而不知顏子固大  
果毅如不迂怒不貳過有若無實若虛犯而  
不校嗇非大勇不能故人當學顏子之所學  
也○程子曰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  
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  
閑導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

而道光迹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已及人  
之心則一也一賢人君子抱道匡時其荷於  
則素蘊無所設設一然至為童大特其負  
恐令斯道之授受無而前望往聖後顧者  
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所造就而導其後進要  
得吾傳者親炙聞見有所奮起而其傳益廣  
是故身雖隱而未見道出則與光陰雖異其  
未仕而教已大行則心則一如賢人君子  
推已及人愧○程子曰遊安定公之門者多  
苟而已哉○程子曰遊安定公之門者多  
知稽古而愛民誠如是亦可後政矣安公  
瑗嘗教授湖州所近使各就一齋而分教之  
者因真材贊之

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者為令當時  
遊其門者多知稽古而愛民蓋勤于稽古則  
有以考政事之得失乎愛民則有以稽古則  
固邦本於不搖其于後政也無難矣○程  
子曰世之博聞強識者衆矣其終未有不入  
於禪學者特立不惑子厚堯夫而已然其說  
之流亦未免於有弊也子厚姓張名載字者  
姓邵名雍字者稱為康節先生博聞強識而  
無體認實踐之功則從驚不精久之厭棄故  
常耽心冥寂遂折而人於禪故凡為學者多  
坐此病求其卓然特立不為所惑則惟子厚  
堯夫而已然其卓然特立不為所惑則惟子厚  
正蒙皇極之書皆大醇而小疵說者有弊如  
也○程子曰司馬君實能受盡言故與之言

無不尽君實光之字也度量福淺者与之言  
相告君實能聽受不厭故時與言論  
○程子程子  
曰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其為政精  
密嚴恕務盡道理周子名敦頤茂叔其字也  
有得胸中灑落毫無纖翳如光風霽月至其  
居官為政則精詳之中又鎮密嚴毅之中復  
寬恕務盡其道此所以不可及也程子斯言  
善可謂善形容有道者氣象而周子之生平  
○程子曰子厚堯夫之學善自用大者也  
堯夫細行或不謹而其卷舒運用亦熟矣子  
之學見於西銘正蒙理一分殊廓然有萬物  
同歸之意堯夫皇極經世一書言數而歸之

理貫內聖外王之通皆善自閑大者也若堯  
夫之胸懷曠蕩細行雖或不謹而于陰陽之  
消長萬物之變化得於所獨見者卷舒運用  
妙乎一心亦可謂精熟矣豈學者所能窺測  
哉  
○程子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  
仲尼樂處所樂何事顏子不改其樂仲尼樂  
以言語求者故周子但令學者日尋其樂如  
而程子亦引之以示人也蓋非直積力久而  
自得之必不能知其故先儒  
○程子曰凡從  
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  
也凡人奉一師以為依歸則一言一動惟師  
從之學若安定先生德性冲粹舉止雍容故凡  
易之氣充於見於動容周旋之間望之可知為



二年因見獺者復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六七時好田獺一見茂叔自謂無此好矣後  
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獺者不覺有喜  
心乃知果未也蓋惟周子用功之深故知程  
子此心潛隱後當復萌也惟程子治心之密  
故能久而心尚不觸處加謹也夫以先儒之  
循而此心尚不能保其不動况後之學者其  
斷其閑存之夕揚以○程子曰王氏之教靡然  
而同是莫大之患也以彼之才之言而行其  
學故其教易以入人始也以利後久則心化  
之今而既安矣天下弊事一日而可革若衆  
心既定風俗已成其何可遽改也  
王氏指安石也安石

為人執拗其教邪僻以似亂真當時之人  
言是以文其偽故其學雖偏而易于入人  
不覺迹其所以為教者多出于利世之入  
利是趨始也所以利而不後之久則心悅而  
弊者安於未成則一其漸染而已成其  
浸淫而既定風俗為其漸染而巳成其  
革之而何可得乎此其漸染而巳成其  
而士君子為學誠不可少有所偏也  
大雖欲



程子

大任第十五

此篇多詳出處之宜進

程子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大任匪輕若以輕浮踐露之心

當之未有不至於敗者故必深篤實則力量

深沉謀慮謹密斷可以任大事而無難者

○程子曰克勤小物最難而每忽於其小若

克勤小物則敬謹之至而自無疎

今士大夫受職於君期其職受身於父母

安可不盡其道於君事親其理一也乃受職

受身於父母可不求其道之當乎若不

能身道則此身已不可對父母又何能盡職

張伯行集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以對吾 ○程子曰君子在蹇則有以處蹇在  
困則有以處困道無時而不可行也不以蹇  
而蹇困而困也蹇阨也困窮也凡人所  
其正理絕去僥倖之私而自可矜乎變是有  
以處蹇無凡義命並無怨尤之心而自不改  
窮惟安於義命並無怨尤之心而自不改  
樂是道無不在故隨時可行耳蹇而道則  
困不以蹇而蹇也身困而道則  
行無入而不自得也 ○程子曰至仁則天地  
為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不形為四肢百體  
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

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至仁之人以天地  
萬形皆吾四肢百骸豈有不在所愛之內者  
哉惟聖人為仁之至獨能體是心而已  
萬物為一物吾與之所謂與天地欲 ○程子曰  
而用雖在君以身許國則在已道合而後進  
得正則吉矣汲之以求遇者終必自失非君  
子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世之心非不  
切必待禮而後出者以此必以正也  
用者大君之心以身許國者人臣之道也  
合其後進而見用則矧也不苟出也  
所以得遇合始之或輕終必自失非君子自

重其身之道無故商之伊尹漢之武侯其平  
日救世之心非不切然一則必待三聘之  
加一則必俟三顧之誠此一而後出者正以  
士君子始進道當如此斯一進而即以身許  
國也彼不能為輕進○程子曰非無時也時  
者亦何能有為哉○程子曰官守當事  
者人之所為蓋無其人耳天下非無可為之  
時為唐虞伊且在位則可以力致太平亂世  
若轉移氣運故時者觀於此言可見為人臣  
以耳何患無其時哉觀於此言可見為人臣  
子當國家無事漫無建立惟知尸位素餐及  
當有事則又逡巡退縮藉口於時之不可為  
若是皆庸之鄙夫也○程子曰官守當事  
雖置百喙能自解哉○程子曰官守當事  
不可以苟免○程子曰官守當事

以嫌而苟免或以禍患而苟免皆不盡其心  
非為也既身家守則鞠躬盡瘁勉其力之所  
當為而已身家守則鞠躬盡瘁勉其力之所  
名位又何計哉○程子曰一世之才足以周  
一世之事不能大治者由用之不尽耳○程  
之才自足供一代之用顧用之者何如耳若  
用而不能具才則世亦不能大治於才乎  
何尤朱子曰亦曰天生人自是用不足供用豈  
可厚誣天下以無人自是用不足供用豈  
子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  
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  
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程子曰  
長之治以法度紀綱而爭奪息導以耕桑高  
牧而生養遂教以孝悌忠信而倫理明然後

建極歸極而人道立於中五氣順布而二帝  
天道成於上山川奠位而地道平於下  
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  
先天以開人各因時以立政不以大聖之資豈  
興天下之利而必待相繼而始備若蓋聖人  
創作審時勢順風氣必繼天以建極而未嘗  
先天以開人也此古帝王之所以為萬世法也○  
程子曰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  
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於  
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之以失其  
守則悻之以傷於義矣在下則勢踈始進則  
交淺上未見信惟當

安於守正寬以待之未可急於求信也苟求  
信之心急非汲汲以失其真正之守則悻悻  
以傷於事上之義非在道○程子曰禁  
人之惡者獨治其惡而不絕其為惡之原則  
終不得止此言治民不可徒塞其流而不清  
始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自知其原必有所  
其惡當察其原之息矣如在而不自知其原必有所  
於為惡則自可息矣如制恒產使不饑寒與  
教其化使未知禮義之類是也○程子曰居今之世則當  
不可得而未止也○程子曰居今之世則當  
安今之法令治今之世則當酌古以處時制  
度必一切更張而後可為也亦何義乎之生今世

反古之道不可也故在下者則當安分而守  
法治今之道世不自作也聰明不也故當  
當酌古以準今不師古時勢或有不故在  
宜變通要亦不耳可謂制度必由已創盡  
隨更張之宜而後賢智更亦何所取以  
切固宜安今而後賢智更亦何所取以  
賤固宜安今而後賢智更亦何所取以  
義即兼鈞亦宜而後賢智更亦何所取以  
不無悞國此程子受裁况操燮理之權則  
蓋有為而言之歟○程子曰古者使以德爵  
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故賢才衆而庶績成及  
周之衰公卿大夫皆世官政由是敗矣報功  
而官必擇人古者皆賢才而不世官恐其未  
賢也故當時所用賢者皆不位無不舉及周  
之衰官人以湯之立賢無方斯可為萬世法  
不敗哉必知湯之立賢無方斯可為萬世法

矣○程子曰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  
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為非以明民將以愚  
之其亦自賊其性與謂悟知其理之當然覺  
子之為學也非徒自有人使先覺者有以覺  
者有以覺乎後知之使人使先覺者有以覺  
後覺之心始快然也而老子以為其意非欲  
明乎民乃實將以愚之則為聖人立教無  
非欺世之性而○程子曰學者不可不通世務  
為是言歟而○程子曰學者不可不通世務  
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為非甲為則  
乙為不通世蓋天下事皆吾儒所當力在故  
不可為

一家事焉非我即彼有不得辭其責者此  
所以平居必當講習臨事不可退諉也  
○程子曰古之時公卿大夫求於士故士雖自  
守窮閥名必聞才必用今之時士求於公卿  
大夫故干進者顯榮守道者沉晦公昔盛時  
之在高位者率皆虛公延攬而有求於士故  
士雖伏處草茅而名必聞於朝才不必用於  
蓋惟患德業之不修不患引旄旌之不至也  
則不能不有求於公卿而大夫之故隨俗以  
顯榮立至若正己而守道則沉晦終身矣噫  
士習隨風會為已而守道則沉晦終身矣噫  
轉移可勝慨哉○程子曰君子不輕天下而  
重其身不輕其身而重天下凡為其所當為

不為其所不可為者而已  
重其身而天下之本原在身故不輕其天下而  
天下蓋吾身與天下本原在身故不輕其天下而  
所當為之事皆吾身不得任而為之至不容  
度外置者則不以分其心而已矣要之君子  
可為者則不以分其心而已矣要之君子  
一身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  
學為萬世開太平皆所當為也故重其身也  
不得重天下尤必先重其身也  
○程子曰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  
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為聖賢之所  
理而已豈顧夫世俗之同異哉故在乎人理  
之常者未嘗不與人同出於流俗所同者則  
有時不能也  
不獨異也

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  
耳當同者而我則隨俗習則非矣故必同而能異  
則不拂於人各適其宜此其所以為聖人也  
惟理是從各適其宜此其所以為聖人也  
○程子曰事君者知人主不當自聖則不為  
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為阿黨之  
計此言事君之義也知人主不當自聖則責  
敢出矣知人臣義無私交則責  
名節勵諸己而阿黨無私交則責  
務諂媚以取容植黨援以計不取為矣非然者  
自固臣心若此可勝誅哉  
○程子曰周公至  
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  
於天下國家

而不在其身是以至公無私而進其處也夔  
退合道蓋無一毫利欲之蔽也  
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  
之意所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夔  
戒謹早順之貌存誠者自信之篤也蕩蕩明  
白坦平之義周公存誠敬畏而又能將之以  
誠故雖流言日播身當危疑之地而公孫願  
膚德音不瑕既不忿戾而改常亦不疑懼而  
失守是為不瑕既不忿戾而改常亦不疑懼而  
失其聖也  
○程子曰大人於否之時守其  
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  
亨也身之否亨由平時道之否亨由乎我大  
道不入其黨身則否矣然直道而行無所撓屈  
道則亨也蓋守道而躬身必不辱身而枉

也道

士志第十六 三章二十

程子曰士有志在朝廷而才不足者有才可  
 以濟而誠不至者誠苟至焉正色率下則用  
 之天下治矣士人立身行道勤思致主志在  
 又或遺大投艱才可以濟矣而不足以致主志在  
 其誠者惟是合志與才而皆本此此肥誠無妄  
 之心纏綿而懈至焉由是正色立朝下觀而  
 化所宜有不治乎此至誠動物之道在位者  
 急講也○程子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  
 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人之所

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  
 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  
 為也賢者之進將以行其道也苟輕身自獻  
 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妄自尊大也誠以待  
 君必有為尊德樂道之實心度幾諫行言聽可  
 與有為非然則不能矣此古人所合也○程子  
 曰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苟不盡其責之所  
 當為則事業何自而立君成我者父生我者  
 故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苟不能鞠躬盡  
 疾不克忠亦猶○程子曰不正而合未有久  
 子臣之不克忠亦猶



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賤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必不正之合若合以正道自無賤離之患故賢者必不固是理之當然安而行之智者知其幾之必然固而守之皆必以正也○程子曰古之君子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為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為惡二者為政之大權也君子相君以治天下在乎明辨善惡分別勸懲蓋善者人所共好也舉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者人所共惡也罰之則民有所懲而不敢為惡二者實為政之大權否則好

人所惡惡人所好災且及其○程子曰王道身矣何以相君而治天下○程子曰王道如砥水乎人情出乎禮義為砥礪石言其平也莫棄禮義則崎嶇反側孰甚焉故王道之所以蕩平者惟是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以本乎人情之公立正位行大道以出乎禮義之正然後無偏無黨而為君子小人之所視履也○程子曰人臣之義位愈高而思所以報國者當愈勤饑則為用飽則飛去是以鷹犬自期也曾是之謂愛身乎人臣之義居其位即則君之待我者甚厚任我者甚重而所以圖報國者當愈勤而不容已矣若徒虛糜爵祿漫無報稱是猶鷹犬之類饑則附人飽則颺去其自處不堪問矣曾是愛身者而若是乎

蓋君之恩莫報臣心宜請不可徒為  
○程子曰  
身家之計而甘蹈鷹犬之羞也  
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  
為己私利祿以肥身家也孔子言學有古今  
之異而程子言仕亦有古今之異可慨也已  
○程子曰仲尼之門不仕於大夫之家惟顏  
閔曾子數人而已  
仕本欲以行道當時權在  
見用而委贊權門若夫見道明信道篤淡於  
自樂不仕於大夫之家者惟顏閔曾子數人  
而已蓋顏閔居德行之首而曾子為傳道之  
英其所不見自與諸賢不同甚矣爵祿之足以  
重人而難得也  
○程子曰人所不能者聖  
者之難得也  
或曰周公能為人臣所不能為陋  
人不為也

哉斯言也  
聖人所行無非大中至正平常不  
可離別聖人亦不過片臣道之當然而已  
或謂  
之為臣亦不過片臣道之當然而已  
其能為人臣所不能為陋哉  
聖無異人  
臣之通也  
其言不亦陋哉  
聖無異人  
所不能也  
亦聖之所為也  
○  
求人之所不能而不可過為  
聖之推高之見也  
○  
程子曰天下國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合者由  
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  
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為有間也去  
其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治矣  
○  
大下物之煩每多不合之滯者由其先有間  
隙之可乘也即天地造化萬物蕃變皆必合

而後流行登高不合則氣不通而化生莫遂  
其故凡人倫日用事物莫不皆然識去其間  
隙則情息以通恩義以  
治而無不和且治無  
師過程子曰往終無補也不如退而間居講  
明道義以資後學猶之可也程子曰何必然  
義當往則往義當來則來  
而欲講學以授生徒也程子則以去就之大  
義告之蓋君命召不往駕而行義當在則往  
也道不行則本身而退義當來則  
來也此聖人用行舍觀之學也  
○程子曰  
士之處高位則有極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  
極有當隨有極之不得而後隨  
以上位者當  
以正君定國

為已任豈可隨人步趨故有極而無隨若在  
下位則微有不同者如職守所在是當極也  
職所不及是當隨也又有極之不得而後隨  
者蓋國家重大之事原難坐觀成敗固亦起  
而極之至於極之不得而求職分所屬則亦  
隨之而已凡有位者惟各盡其心焉可也  
○程子曰漢世之賢良舉而後至若公孫弘  
猶強起之者今則求舉而自進也柳曰欲廷  
對天子之問言天下之事猶之可也苟志於  
科目之義為進取之資而已得則肆失則沮  
肆則悅沮則悲不賢不良孰加於此漢世賢  
乃舉之於上而下亦乏者如公孫弘雖非  
正士然猶知自重必強而後起今則求舉而

競趨於自進苟曰幼學壯行欲廷見天子而言天下之事此猶存致君沃民之意庶乎可也若但為進取科目而已得則志肆而悅失則志沮而悲是直患得患失之小人其為不賢不良甚矣豈朝廷設科取士之意哉蓋科目之既弊必至於此在宋時已有然者必如漢世庶可以挽士趨而少駈奔競之習而用之庶可以挽士趨而少駈奔競之習也  
○程子曰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之於心而說服無斁君子至正之道上順說於民也直如天地覆載之施万物生成靡不各得而後入人之深民之感之者心說誠服久而無斁焉彼夫違道干譽之者心說誠苟取一時之說者豈足以語此  
○程子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職人苟自盡其職則責

已不暇何暇責人若深有所求於上復有所苛於下徒知責人而此已則恕是其人必不能正已而求人者也  
○程子曰君子之需時豈可以任職乎  
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安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靜守以待時雖欲有用於世而此心恬然毫無所動乃為能安其常也若身雖未進而志則已動是不能安其常也  
○程子曰賢者安復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無不善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復其守乎賢者素其位而行其窮也

初每貧賤之憂其達也將遂行道之心未能  
而進自所為無不善也若欲貴之心未能  
忘而與行所道之心交戰於中則必為  
罷利之私所勝去豈能安履其守乎 ○程子  
曰凡諫說於君論辨於人理勝則事明氣忿  
則招拂陳之進言者當勝之以理因其理而  
怒也必無此告居友者所以貴乎法諸賢言  
也 ○或問坤者臣道也在君亦有用乎程子  
曰厚德載物豈非人君之用臣道也然易象  
曰君子以厚德載物則論其用不在人君以仁  
育義正之德承載天下無一物不在度內其  
不相通焉 ○程子曰論學者當明理論治者

當識體講學而不知明理則徒事乎詞章記誦  
徒講乎制度文為之末未為知治而不識  
者必以明理為先理既明斯德無不進焉善  
治者必以明理為先理既明斯德無不進焉善  
既識斯用無不通焉 ○程子曰凡人有已  
必用才聖人忘已何才之足言凡人有已之  
化而處事之際多幹情負氣而自用其才若  
聖人則已之忘渾然無私而動靜張弛惟  
有天之流行而已 ○程子曰士之自高尚亦  
可才之是言哉 ○程子曰士之自高尚亦  
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  
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  
安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

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  
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  
者也懷抱通德如伊尹太公之類是也知是  
如徐孺子申屠屠之類是也清介自守如薇  
陵周党之類是也雖處心有小大處義  
有得失之殊要皆能高尚其志若盡上  
九陽剛之才超然斯世之表象謂其志可則  
進者退合義者言也

程子

張伯行集解

性善第十七 此篇詳論心性蓋存其心  
養其性所以事天即所以

希聖也凡  
四十四章

程子曰不知性善不可以言學知性之善而  
以忠信為本是曰先立乎其大者也性者天  
人之理也忠不欺也信不惑也人性皆善不  
知其理則不能復其本而將用非存誠表裏如  
之無而又以忠信為本將知性善則知之明主  
一乃能進德修業夫知性善則知之明主  
忠信則行之實也舍此則所學非其學無可不  
立乎其大者也舍此則所學非其學無可不  
故崇○程子曰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

限也心無遠近此言形氣之用有限○程子

曰人之知識未嘗不全其蒙者猶寐也呼而

覺之斯不蒙矣嘗不全其蒙者則如孩提知愛稍

長知教之類其蒙者則為氣稟所拘物欲所

蔽猶人之寐而未覺也聖人明倫理制禮義

行教化以呼而覺之斯可以不蒙之所為乃謂可使

先覺覺後覺若必效先覺之所為乃謂可使

復其初善也○程子曰退藏於密用之原也乃謂可使

為用無然斡立而後用行故斡者用之原也

○程子曰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為一者有

已則喜自私私則萬殊宜其難一也天下事

會於吾心故與心一而人不能會為一者以

有已之見也○程子曰性無

屬宜其難一也故學者必以去私為要務也

不善其偏蔽者由氣稟清濁之不齊也性一

不能無偏蔽者則皆氣稟為之也蓋專言理而

則賦子之初吾性本無不善兼言氣稟則有

遂以不齊也○程子曰以私已為心者在道

拂理諂曲邪佞無所不至不仁孰甚焉人心

于私則所言所行皆反乎理道之正而諂曲

邪佞之態終不畢出是欲肆而存心之德

求仁者不可以不去私也○程子曰感而遂

通者感非自外也人心惟寂然不動故感而  
者心也則非自外也遂通感雖在外而所以感  
下之至神孰能與外於斯哉  
○程子曰學必知  
自慊之道有一毫不自慊則子厚所謂有外  
之心不足以及合天心也自慊者仰不愧俯不  
疚此心便子天相合而無間若有一毫髮不  
慊即張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及合天心也  
○程子曰氣質沉靜於受學為易沉則不浮  
此等氣質最為收斂近實故於受學為易此  
即重感固學之怠欲學者之變化其氣質也  
○或曰窮理知之事也盡性仁之事也至於  
余聖人之事也程子曰不然也誠窮理則性

命皆在是蓋立言之勢不得不云尔也於理備  
性命於天本出一原而功亦無二致者也或  
人不知而窮乎理則性命俱在其中非謂窮  
命者一其立言之者一事而至於又一事也  
安可執其區別哉○程子曰居之以正行  
第而以強為區別哉○程子曰居之以正行  
之以和居存於心也居之以正則自無邪曲之  
私行之以和則也居之以正則自無邪曲之  
可無徑直之患○程子曰內之得有淺深外  
之未有輕重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  
可以見誘之小自內得者理義也而有淺深  
輕重之殊故人之自於道義重者則視外物  
必輕其造理深者則于嗜慾必淺此理欲之物



介勝負 ○程子曰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  
欲則亡天理也之知者心之靈也人知惟蔽  
於人欲之私則昏昧不明而天理之具於心  
者已不復存矣然則存理遏欲以復其本明  
之辨者又 ○程子曰彈琴而心不在焉則不  
成也故曰琴者禁邪心也 在琴則一物之耳  
是琴亦可以禁止人之邪心也蓋凡人心苟  
不存將見之於事為之間者皆失其正故學  
者存心之見 ○程子曰人性果惡耶則聖人  
所宜亟亟耳 ○程子曰人性果惡耶則聖人  
何為能反其性以至於斯也 舜禹湯之為君  
伊尹周公之為相孔子之為師皆能及其性以  
性以至於聖人若果惡即則豈能及其性以

為之哉觀聖人可 ○程子曰人心私欲也危  
以知性善之論去 ○程子曰人心私欲也危  
而不知道心天理也微而難得惟其如是所  
以貴於精一也精之一之然後執其中中者  
極至之謂也安道心出於天理之私故危而不  
難得二者相乘或天理陷於人欲之正故微而  
欲潛於天理之內所以貴於精一也精則察  
之明而無所疑一則守之定而無所雜然後  
能得乎理之中之過換也 ○程子曰多權者害  
不易擄一毫則過謂也 ○程子曰多權者害  
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 ○程子曰多權者害  
者必流於變詐而少直實之安故害義取名  
者每喜於建立不願事理之安故害義取名

者常弱於聲華必多剽竊之弊故賊心人若  
有是三不可返也○程子曰怒在理而無所遷  
人而不深足惜哉○程子曰怒在理而無所遷  
動乎血氣則遷矣○程子曰怒在理而無所遷  
氣則任已之私將有怒於甲而○程子曰無  
移於乙者其悖理也豈願問哉○程子曰無  
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一妄者實理之充滿而  
道之本然也故謂之誠不欺即所以求慊乃思誠  
然而不自為欺則戒之誠不欺者知實理之當  
由其次以進於誠哉○程子曰性出於天  
才出於氣之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  
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程子曰性出於天  
性無出于天本乎理也

出於氣也氣則不齊惟氣有清濁故才亦因  
之有不善哉人苟有以自矯其氣暨之偏○程  
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  
之則不是論性命於天具於人本無不善也然  
何以有上智下愚之善而不移故不備氣有不  
厚薄未可強齊也然論氣稟之異而原清濁  
性之皆善則不遠乎天稟之存然故不明其  
性則非是也○程子曰性之善也○程子曰性  
必嚴執之必定少怠而縱之則存者亡也○程  
於外也執持於中也守之必嚴則外之邪無  
後人執之必定則中中有主而不遷然後心存



而體舒屋漏者室兩北隅謂幽暗之地也古  
地人能內省不疲無愧於屋漏則心  
寬平而舒泰無此謹獨之效也  
○程子曰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心定則專而靜故言不妄荒必審確而和  
緩蓋重以舒也若不定則所謂躁人解多者  
安得不輕  
○程子曰動以天則無妄動以人  
則有妄無妄之義大矣哉  
易卦震下乾上為  
也故為動以天言人惟動而施乎天理乃能  
無偽妄之牽若動以人欲則天真漓而有妄  
此無妄之間義所以大也  
○程子曰所謂日  
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畧相似

其意味氣象迥別  
字者於仁或日或月而至  
其域其視乎久於仁而不息者所見規模亦  
畧相似但其意味氣象則淺深厚薄迥然不  
同冰可也  
○程子曰心活則周流無窮而不  
滯於一隅  
欲蔽錮故滯而不通若無私欲則私  
虛靈而活由是窮理此操存之功為不可少  
也  
○程子曰志御氣則治氣役志則亂人志  
怒勝志者有矣以義理勝氣者解兵之志者  
先若志之輔也故惟以志御氣則志為主而  
先聽命焉然後視聽言動悉協乎哲謀肅父  
而無一不治若恃氣而律而志及為所役則  
耳目四肢莫知所措安得不墮亂乎夫氣役

志者忘也凡人以忘慾勝志者所在多有  
其志御氣者義理也能以義理勝氣者信有  
其志而無暴其氣也○程子曰人必有仁義  
之心然後仁義之氣睥然達於外心然後仁  
義之氣暢於四肢發於事業豈襲取所能致哉○程子曰世之人樂  
其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慕其所不當慕  
不慕其所當慕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不知求  
放心而求雞犬者也不當樂如樂如樂道樂天是也不當慕如慕如慕富貴慕好色  
如樂道樂天是也不當慕如慕如慕富貴慕好色  
之類是也不當慕如慕如慕富貴慕好色  
責於思不思則不知輕重之分舍其當樂而  
樂其所不當樂舍其當務而務其所不當務

如知求雞犬而不知求也○或曰惟閉目靜坐  
為可以養心程子曰豈其然乎有心於息思  
慮則思慮不可息矣養心在常存以教豈必  
乎必黜已之明屏物之接是靜坐而後可以養  
而思慮終不可息且將為心害焉養心在常存以教豈必  
養而思慮終不可息且將為心害焉養心在常存以教豈必  
之功而責有操存之學也○程子曰不欲則  
不惑惑者由有所欲也欲非必盤樂也心有  
所向無非欲也心無私欲則澄瑩無蔽凡事  
若欲蔽之也然欲豈必盤樂縱肆之為哉外  
物之投此心一有所向便失其澄瑩之弊而  
無非欲也欲豈必盤樂縱肆之為哉外  
不惑也欲豈必盤樂縱肆之為哉外  
○程子曰泛乎其思之不如



變各協其宜而天下  
之理皆自我而得矣  
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為仁義禮智信以名  
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為五者以別之合而  
言之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  
悖其性也是悖其道也  
○程子曰自性而行皆  
明之聖人因其本善之性分為五者以禮智信之德而  
隨感而發見施之禮智信蓋以仁義禮智信之德而  
合而而言之五者皆性之德即皆率性自然之  
道別而言言之五者皆性之德即皆率性自然之  
者慎毋自棄  
○程子曰一心之謂誠  
於聖人也

謂忠存於中者之謂字見於事者之謂信  
一故物欲間之若能純一其心則直實無妄  
是之謂誠心不盡是故欺罔乘之若不能自  
心則勿二勿三是以為感通之存是之謂字  
而無不一無不盡是以為感通之存是之謂字  
見於事而一其心以無慮盡其心以無詐以  
為順亦之施是謂信誠忠字信各有其義  
學思者宜 ○程子曰人之學不進者是不勇也  
進學之事必觀其人志氣奮勇則日  
進而有功今之學不進者總由不勇故耳豈  
能自諉  
其責乎

養心第十八 凡二十 六章

程子曰養心莫大乎理義  
為心者人之神將不一

得其養者多矣惟順理之正安義之宜則此  
心泰然絕去私累而後容恬靜無適而非理  
義之流行矣故養○程子曰元氣會則生聖  
心莫大乎理義也○程子曰凡物莫  
賢二五之氣交運錯綜故稟質不齊惟元氣  
為聖賢此謂純粹值此而生者獨得其靈則  
安行之姿間世一出者知○程子曰凡物莫  
不有是性由通蔽閑塞是以有人物之別由  
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窄不可閑厚  
者可以閑而閑之也難薄者閑之也易閑而  
達於天道與聖人一性者會之於天人有物  
則為物能通其蔽而閑之性人為貴而人之  
之所以別也然天地之性人為貴而人之

稟不齊亦不能無蔽塞者故由其蔽有厚薄  
則又有智愚之別彼塞者昏濁之難易學  
閑矣而蔽之有厚薄者閑之之難易學  
若則什百其功以化質之昏濁而進於清  
明則義理昭著然閑之可自安於下鬼之不  
與聖人為一不難至人可自安於下鬼之不  
哉○程子曰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  
有動者謂之情此言心統性情而性之所發也蓋性  
即仁義禮智之載理而有是氣以成  
形心即形之載理而有是氣以成  
之心即形之載理而有是氣以成  
即有心之慤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因感而動  
見性之慤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因感而動  
情欲正心者尚於性情加之動者謂之○程子  
曰有為不善於我之側而我不可見有言善事



於我之側而我聞之者敬也心主於一也  
善於我之側而我見之者敬也心未嘗有不善  
也言善事於我之側而我聞之者敬也心未嘗有不善  
有善也此皆教為之也教則心主於一自無  
他岐之惑故善與不善遇而若忘善與善遇  
而自也 ○程子曰莫大於性小人云者非其性  
入也 ○然也自溺於小而已是故聖人聞之  
皆備於性故莫有大焉者能其性則為大  
人無若小人也若性小也由其不能察識  
充自溺於小而己聖人其性者也 ○程子  
見人之自溺其性安得不問之乎 ○程子  
曰邪說雖熾終不能勝正道以人之秉彝不  
可亡也然亦惡其善惑人心是以孟子欲正

人心息邪說者以人心秉彝之良是之不能勝正  
不可得而厭也但邪說之害足以惑亂人  
心故孟氏於揚墨必推其弊至於無父無君  
辭而闕之無非為 ○程子曰夜氣之所存者  
人心計深遠也 ○程子曰夜氣之所存者  
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旦晝之所精  
為夜氣之所存然後有以至於聖人也 ○程子  
曰而夜動者俱向於靜去故其氣清而未濁  
明而未昏正且晝之良能所精一如其夜氣之所  
存而清明之他本鮮無少間斷則充其良知將  
無不知元其良能將無不 ○程子曰大抵人  
能於以至於聖人不能難也 ○程子曰大抵人  
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其道難一耳身有

鼻四肢遂有已私之欲惟能去其已私然後  
合乎天理之公否則私日勝而道日遠其尚  
一能與之○或問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何以  
異程子曰赤子之心已發發而去道未遠也  
聖人之心如明鏡如止水為一虛明澄微如明  
遠若聖人之心則與道為一虛明澄微如明  
鏡止水物未則照物去不留水但如赤子不  
遠而已此○程子曰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  
所以異也○程子曰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  
自忠恕其致則公平及人之謂忠致極至也  
忠恕則視人猶已故大公而至於公平中庸所  
之造端則自忠恕而及其至則公平中庸所  
謂忠恕是也○或問燕處倨肆心不怠慢有  
不遠是也

諸程子曰無之入德必自教始故容貌必恭  
也言語必謹也雖然優游涵泳而養之可也  
拘迫則不能入至便至怠慢無所檢束故吾  
人入德當以主敬為先凡容貌言語之間必  
恭必謹無時無處不然如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之心常惺惺然其所以為教者  
游涵養使吾心常惺惺然其所以為教者  
若十分拘迫則反多所苦而聖人地位學若  
德無三夫子之恭而安將此心常存也○程  
無拘迫之累此則由勉以幾安之學也○程  
子曰佛者平居高談自謂見性得盡至於應  
物處事則有惘然不知若是實未盡所得也

佛氏之學不過守其虛無寂滅之弊便自謂  
見性得真而全無窮理格物之功故遇事  
皆惘然一無所知其干  
性又何實得之有哉  
○程子曰君子以識  
為本行次焉今有人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  
知之則有異端之惑將流蕩而不知反好惡  
失其宜是非亂其真雖有尾生之信吾弗貴  
也  
○程子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為仁陽  
名當乎理而異端不能惑苟知之不真則中  
心無主勢必流蕩忘反遂有不好而好不  
當惡而惡子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者其悖於  
理甚矣雖有尾生之信適以見其偏而已何  
哉  
○程子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為仁陽

氣發處乃情也  
○或問志意之別程子曰  
志自所存主言之發則意也發而當理也發  
而不當私也為意之存主外為志之存主  
外乃惻隱之情也  
○或問志意之別程子曰  
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未不可不應但隨  
分應之雖不中不遠無乎人之心事接物全視  
始即具健順五常之德本自心中至正者也  
學者惟能操存涵養全此心則雖於學問  
此有所未盡之心各隨其分量以充之雖有不中

亦不遠其不至不能辨此心而欲以  
祭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也恭而端莊教謹恪也祭於外者謂之敬  
莊而不苟慢則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謹恪而不放肆則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而恭始非虛飾必外能致其恭而教始有所  
持則內外之間○程子曰心一也有指辭而  
又交樹養也○程子曰心一也有指辭而  
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惟觀其所見如何耳  
心一而已有指辭而言者寂然不動而已具  
衆理也萬事也然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而能必之也○程子曰學為氣所勝習所奪祇可責志  
何耳要之之心之辨用原不相離也○程子曰學為氣所勝習所奪祇可責志

不足以及勝其氣變之蔽而反為氣所勝學力  
不足以及移其習俗之汚而反為習所奪此固  
識之不足守之一志而氣習焉得而固之哉  
○程子曰名教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為本  
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為始也  
象數也道無所不在方名象數君子未嘗不  
學然此其末也故不以方名象數君子未嘗不  
文所以載道言語有序君子何嘗不知然猶  
其後也故不以始事而為之切也然則其  
所為本也故不以始事而為之切也然則其  
者蓋必有在焉○或謂張釋曰吾至於閑  
靜之地則酒然心悅吾疑其未善也釋以告  
程子程子曰然社稷宗廟之中不期教而自

教是平居未嘗教也使平居無不教則社稷  
宗廟之中何教之改脩乎然則以靜為悅者  
必以動為厭方其靜時所以能悅靜之心又  
安在哉心能自得則無時不悅何必處靜而  
待入席而後悅如人平居能教則無往不教豈  
為厭是方靜之時而後能悅靜之心又安在  
其本能悅哉此孔顏之樂俱非  
○程子曰學  
有待於外學者之所常尋也  
莫大於平心心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者平心  
其物我之心也正則不雜於功利誠則不入  
於虛假蓋為學之道不外此心必也故莫大  
於使虛其心平如衡之所向未正猶恐其偏也必  
於平心平心平而所向未正猶恐其偏也必

不雜於功利乃為念慮之光明故莫大於正  
心正無而志意所安樂故莫大於誠蓋心誠  
則自無邪而正心則自不偏而平此相因而  
致之也  
○程子曰苟非至誠雖建功立業亦出  
於事為浮氣其能久乎有是誠之心德無不實  
王道如由博厚高明而極於悠久是其明驗  
也苟非至誠則一己不能真其實無妄  
而多駁雜之私雖或建功立業不無可觀要  
其能持久而有常乎此修齊治平之道所以  
必存於誠意而參贊之功業要亦至誠莫與  
也  
○或問獨處夜行而多懼心何也程子曰  
燭理不明也明理則知所懼者皆妄又何懼

矣知其妄而猶不免者氣不充也教不足也  
獨處夜行無可懼也無可懼而生懼是謂  
妄此由平日闇於理故也理明則不懼是謂  
猶有不充者必其氣餒而教弛也誠能明理  
而又不加之養氣以寧其心居教以定其志雖  
率然臨之而不○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  
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先  
生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  
外此篇乃明道先生明定性之學以非公順  
也此為主宰不可動而求靜是性外之  
物則豈有內外動靜之殊哉張子以無性為  
今欲使之以定而未動者則以吾心之喜

怒哀樂接乎外物無窮之變猶不能不為所  
累而思有年之學焉身體力行之也即此正  
張子初年之學焉身體力行之也即此正  
力索之功而藥之從容涵泳之意少但強探  
亦因其病而藥之從容涵泳之意少但強探  
有當然之理而於統具於性即虛靈之知常存  
靜則此理粲然於接物之際而應曲當所謂  
則此理粲然於接物之際而應曲當所謂  
定者動而酬酢萬變亦定也靜而淵涵萬理  
亦定也動而酬酢萬變亦定也靜而淵涵萬理  
先物而動則無將迎矣自內出而周於事  
何言外性之間大體如此是一節苟以外物  
已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  
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

無定又相以既外於物性乎之也外意  
心性鳥接外認誘內於為事而苟為於絕  
聖之可物判性而耶外有而至於子本外  
人之學遽牽為為不必則內在外外累之則  
之哉語已二內知以當外外之之吾意又  
常夫已本認吾外其之分事性以鳥不  
以其天地物相為之為外也且別是物可  
情營管外本累而物性有在為語遠  
順公攝是體無却之一理內外定  
萬擾則性無自內之時而已應理其於  
車吾身性外是何者既之是已而從  
而無身性外之有者為以是已而從  
情一日而之有者為以是已而從  
故萬刻與物間意為以是已而從  
君而寧物物也絕宰隨已周從疑累

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聖人以自全而虛心以子之性常  
物主宰而無妄之常道以其勞應  
循其序而無妄之常道以其勞應  
者常定也聖人各得其宜而無  
隨之迹是性之在聖人者常宜  
議之學亦法天之存而大矣故  
性之然無一私之存而大矣故  
擴之然無一私之存而大矣故  
物之然無一私之存而大矣故  
順之以應之也何往而然哉  
然其動應之也何往而然哉  
通其用動其體無私也  
之旨歸不其體無私也  
則萬物歸之君子與天  
理動乎萬物靜涵於地  
動靜皆一理之本然

性之能矣又何外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  
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  
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  
得而除也此引易卦文以明外誘之必不可  
言感物之情得正則吉而悔亡也  
來朋從爾思言若繫於私感而亡也  
絕則物各以朋類從爾所感而亡也  
無窮也程子曰此言大公所感而亡也  
所以為體順天則不累乎物則義之絕乎物  
仁立義行而規焉惟外誘之是除將見  
而悔亡也苟復與暫減於東旋生於西非  
念乍息一也念其端緒無窮之學惟在  
而畫陳耶此可見定性之窮雖欲在  
而日不暇給此其端緒無窮之學惟在  
而日不暇給此其端緒無窮之學惟在

物以不能却外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  
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  
有為為應適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  
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  
索照也順此推原人情之大抵恒人所不能  
蔽故不能行此道也所蔽之而念存於中子  
而用智自私自利則樂於為我之念存於中  
亦逆之當此急必固我之念存於中子  
然大公者反無自用智則作僥倖於中子  
以明覺為循理之自然此僥倖於中子  
於外物如求照於無物之地何異反鑑  
惡外物之心而求照於無物之地何異反鑑



而索照乎其蔽亦不能免矣夫惡外物之累  
已足自私之心也求照無物之地亦用智之  
過也視衆人之有所蔽哉易曰艮其背不獲其  
智者不誠各有其所蔽哉  
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  
為其鑿也此又引艮卦彖辭及孟子之言以  
心止於所當止內則見理而不可也長止也人  
其背不獲其身外則見理而不見人故曰行  
其庭不見其人觀易之言見人心不可自私  
責乎廓然大公之証也人之智本無可惡今  
所惡於智者為其不出於自然而好為穿鑿  
之見也觀孟子之言見人心不可用智貴乎  
物未順亦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  
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

明則尚何亦物之為累哉此申明性無內外  
必患其累於外物也其所以累於外者非以  
在內者為得也蓋內外別嚴加拒絕不若內  
兩忘之為得也蓋內外別嚴加拒絕不若內  
理不是內而外也謂大公而已則私外忘乎  
物理則隨乎萬物之理因亦以吾心是謂順  
不用智而忘如之理則雖日涉乎心是謂順  
中澄然如明鑑是則雖日涉乎心是謂順  
無事矣無事則內外如一自照乎心是謂順  
則動靜咸宜心無所蔽故累明則因物付物  
以循自節尚何心物之失也哉此定性之要旨也  
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  
怒是聖人之喜怒不係於心而係於物也是

則聖人豈不亦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  
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自用智之喜  
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此以聖人  
節明大公順心未嘗先有喜也以為定之性  
人之心未嘗先有怒也以為物之當喜則喜  
聖人之心未嘗先有怒也以為物之當怒則怒  
之是聖人之心未嘗先有怒也以為物之當  
係於心則心如明鑑之定是也公係於物不  
則物至妍媸自照是順之定也公係於物不  
動求靜以外物為累而不亦乎物哉聖人豈  
從外亦物者為非而更求在內乎物哉聖人  
也今以自私自用智之喜怒分別觀之衆人  
動情勝逐私用智之流蕩而忘返異端致虛  
與此惡事物則矯制而索照者其失豈大相  
遠乎以

視聖人喜怒之正大公順心未嘗先有喜也  
於物者相去為何如哉此定性之學必取法  
於聖夫人之情易祭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  
人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  
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此專就  
端使之平心觀理不必却外物之累而自得  
定性之道也夫七情之用皆未易使其其中  
節然易動而難制者惟怒為甚此最難  
累吾性者然豈可惡其為累而絕之使勿怒  
哉第能於方怒之時遽忘其所怒之使然大  
公之體不蔽於私而徐觀理之是非使物  
秉順心之用不入於用替所謂當怒而怒不  
係於心而係於物者聖人之怒也未定而無  
何慮乎外誘之為累必惡而絕之乎蓋即怒

之一端而推之七情之用無不貴中節焉是  
即定性之全體而於道亦思過半無此篇之  
旨反覆詳明總以擴然而大生得統於周子  
二句為通篇樞要乃明道先生所以主靜立  
處周子曰定之以中仁義性之所由主  
人無欲而靜則是大公順應之原而不  
於物之為累者也學若須知得本而  
心不著一毫私意只是順理而行故不  
事亦不惡乎事物只是狗欲也順應則  
事若遂事則衆人之不為也  
也若遂事則衆人之不為也  
端之虛寂也惟擴然大公物順應則  
以外動靜之殊乃為大中至正之道  
為聖賢者如此而已矣學者可不勉哉  
所內

程子

萬物章第十九  
此書之存篇總論物理  
行誼學者可以知所  
宗無凡二十七章

張伯行集解

程子曰萬物之始皆氣化既形然後以形相

禪有形化形化長則氣化漸消陽極動而生

陰陽五行交運錯綜遂生萬物謂之氣化則成

所謂天地相禪生不巳至於窮謂之形化則

形化則萬物自相生長○程子曰聖人典理

而氣化則萬物自相生長○程子曰聖人典理

為一無過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以心處乎

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  
聖人之心渾然一理凡事物之未順理而心無纖毫之過不及惟適乎中而已而初無容及也其化則皆以心處理故不能無過不  
程子曰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  
則所見者大且遠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  
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万  
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忽曾不遑恤其身君子  
品量不同故其所見者自有大小遠近之別如君子之志欲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日夕圖誰不獨計在一身而直慮及天下後世小人止顧目

前原無遠慮一朝之忽遂為血氣所用身且不恤遑問其他於此見識量之相懸真不啻若需也  
○程子曰一行非所以名聖人知廉勇  
亦足以成名而非其至也聖人道全德  
○程  
子曰人以累物為患必以忘物為賢其失一  
也以万物皆備於我故天下無性外之物今人勢且就虛守寂而滅其性  
○程子曰因是人  
有可喜則喜之聖人之心本無喜也因是人  
有可怒則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諸明  
鏡試懸美物至則美醜物至則醜鏡何有美

醜哉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人見可喜可  
怒之事必容心於其間若不審在已者亦勞  
矣聖人之心至虛至靈當喜則喜當怒則怒  
至則美醜至則醜鏡中無美醜也此君子之  
後物者然也若小人之心不虛不靈而役於  
物一當喜怒之身即為喜怒哀所乘汨沒於  
其中而不能自主終日勞勞不亦可哀乎 ○  
或問人有耻不能之心可乎程子曰耻不能  
而為之可也耻不能而隱之不可也至於疾  
人之能又大不可也若夫小道曲藝雖不能  
為君子不耻也則人不可以無耻之已之不能  
則力為以求其能可也若隱

其不能而反疾人之能則又因而生忌大不可  
也蓋吾人所當耻者身心性命之無其功修  
齊治平之無其具皆其大焉若也若小道曲  
藝之不能則君子以為不足為耻而不耻也 ○  
學者當知所以用其耻非徒耻焉而已也 ○  
程子曰不履聖賢之行則亦不能入其間奧  
閨奧聖賢之精微奧妙處也行則顯而可循  
矣欲學聖賢者必從其行而踐履之然後可  
以徐入其間奧斷乎未之有也 ○程子曰聖  
人以義為利然苟有計利之心即作一事每  
尋自家便宜此便是小人矣聖人順理而行  
不計乎利然事當乎義處之而安乃所以為  
也利 ○程子曰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尽理下天

之物巨細精粗莫不有理之所在必物物而窮究之乃可以盡知其理而不至於有蔽若不能格物則心既不明理無由得勢必流亂非錯范然無以自主此吾儒異學得失之分正在乎此學也○程子曰天德云者謂所受於天者未嘗不全也苟無污穢則直行之耳或有污穢則教以復之耳其不必治而修則不治而修義也其必治而修則治而修亦義也其全天德一也而天德者天以全理命之於人然天德惟同而安勉則異苟無污穢則率性而行莫求天德此安而行之者也或有污穢必戒謹恐懼無間其功以求復乎天德此勉而行之者也蓋安而行者清明純粹不必十

分用力以治而修則其不治而修固所宜也其勉而行者則勇奮發必十分用力以治而安勉之不同以全乎天德則一也○或問人有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何為其然也程子曰志不立為氣所使故也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曾子易簣之際其微可知也惟其志既堅定則雖死生之際亦不為之動也况老少之異乎凡人一生作用皆視若少勇老怯少廉老貪是由乎日志之不立故無以自主而為氣所使耳苟志能勝氣則中有素定而卓然不同何至垂老而變節哉昔曾子易簣之際正在危其氣之微可知

也在他處此則奄奄待斃矣暇求正而易  
之惟其志既堅定雖當死生之時猶不動念  
况老少而有異情乎固知始終而兩截人  
者由其無志使然所以人不可不立志也  
程子曰不以己待物而以物待物是謂無我  
人心惟得其公君夫因物付物而不以己  
而此非天公無我  
○程子曰天下之聚貴以  
者不足以此語此也  
○程子曰天下之聚貴以  
正聚不以正於人則為苟合於財則為悖入  
聚會聚也正無邪曲也聚必以正故其道大  
公而可久若不以正於人則必為苟合勢必至  
於悖出是以君子大居正也  
○程子曰惟  
聖人凝然不動也即酬酢万变仍不失其寧

靜之弊所謂  
動亦定也  
○周茂叔曰苟卿不知誠程子  
曰既誠矣何事於養心哉  
苟卿曰養心莫善  
其不知誠程子謂人心為物妄乘之斯不可  
非天理流行又既誠矣無妄矣則此心動息無  
可以正荀卿之非而周子識之為是矣  
○程  
子曰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  
括  
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  
聖人存  
而無私主故物未順亦無所感而通若  
量必有有限有合必有不合則其所容所  
能幾何哉此非有  
○程子曰人莫不知命之  
感必通之道也  
○程子曰人莫不知命之  
不可遷也臨患難而能不懼處貧賤而能不

變視富貴而能不慕者吾未見其人也此所謂  
以氣數而言也人皆知我生有命一定不可  
遷移則禍福窮通一以聽之可去乃臨患難  
則喪膽虧福賤則改節視富貴則垂涎求其  
能不畏不變不慕者卒未之見焉信乎境遇  
之移人而安命  
○程子曰雖舜之聖且畏巧  
者之難得也  
言令色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巧言  
佞之言令色者善柔之色皆務以悅人者也  
人心喜順惡逆故巧言令色每為其所惑而  
易入雖以大舜之聖猶且畏之  
○程子曰聖  
人之德無所不盛古之稱聖人者自其尤盛  
而言之尤盛者見於所遇也而或以為聖人

有能有不能非知聖人者也聖人之德各極  
尤盛者則聖人之遭逢為之也蓋德者聖人  
所得自為而遇者聖人所得自王苟因其  
遇而疑聖人有能有不能非知聖人無其  
遭遇之盛故其功業可觀孔子每其遇故不  
得大展其道若論其德豈讓於  
○程子曰莊  
周言神人者非也聖而不可知則不可得而  
名故以神稱之非謂神人加於聖人一等也  
莊周謂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非也蓋聖  
至於不可測度非尋常之所得名故謂之神  
然亦就聖之極而稱之耳非謂聖人之妄哉  
又  
○程子曰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



其道合內外躰萬物也聖人之心無極而太極  
在以為無在而無乎不在蓋其道合內外為  
一歟致幹万物而不遺其殆所謂大而化之者  
歟 ○或問君子之與小人處也必有侵陵困  
辱之患則如之何程子曰於是而能反已兢  
謹以遠其禍則德益進矣詩不曰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邦正不相容故君子與小人如動  
者競之戒謹以遠其橫逆禍則此而反躬內  
常檢而德且益進是備小人可以為磨礪  
之資也詩言石可攻玉不其○程子曰物有  
然乎而又何足為君子患哉○程子曰物有  
本末而本末非二道也凡物各有本末豈得

如明德為本新民為末惟明德而後可新民而新民必由於明德  
本末豈有二乎然則 ○程子曰人量隨識長亦  
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人之  
隨識見為長進識見陋則人已得失之間皆  
為之動其量狹矣然亦有識高而量不長者  
必是其識也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  
鐘鼎之量十升為斗十斗為器容斗二升釜容  
筲量之小者釜斛較之斗筲為大矣鐘鼎較之釜斛則又大矣  
有江河之量大矣鐘鼎較之釜斛則又大矣  
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  
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

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量至於大江  
矣然尚有涯際亦有時而滿溢惟至於天地  
而後其量也聖人之量本乎天資天資無外則其量  
亦無涯常人之量本乎天資天資無外則其量  
其量也有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  
所固也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  
也惟知道者非其量自然弘大不傲勉強雖窮  
雖居陋巷而非有加雖弘大不傲勉強雖窮  
阻何者道固不為之而勸雖舉世非不加  
卑下皆可漸大其量而造於聖人之通於道  
則亦可漸大其量而造於聖人之通於道  
子曰君子之遇險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

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  
自修其德也險阻之遇人之所不能無者惟  
君子一當其事必反而內者恐  
吾身之或有失有以致之而然也蓋果有未  
善則其遇固吾所自取宜速改之而不可行  
險微幸苟無歉於心則所遇雖出于不意亦  
加勉焉而益當惕厲不逞是雖處困阨之地  
皆足為修德之資古之人所以動心  
○程子  
曰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但欲事正無顯人過  
惡之意而小人之忌刻其責於人也重以周  
寬緩而不苛切但欲其存心忠厚用意和  
未嘗顯人之過惡也蓋其存心忠厚用意和  
平如此故人之過惡也蓋其存心忠厚用意和  
不相感而化也

君子第二十八章 凡十章

程子曰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

所賤君子所貴者道義故輩甄敵過若將終

故或身皆為世俗所深羞世俗所貴者勢位

此孰得孰失何去何從必有能辨之者 ○

程子曰才高者多過七則一出焉一入焉才

界者多不及不及者殆且弛矣才高者志廣

多失于過之則不無出入之患才界者規模

狹隘其弊多失之不及將有危殆廢弛而不

以克自振者此副克柔克所 ○程子曰聖人之

言其遠如天若不可階而升也其近如地則

亦可以履而行也近處其遠者廣大精微如

天之不可階而升其近者簡易平實如地之

可履而行人當平心以求不可妄生穿鑿也

○程子曰世以隨俗為和冰也流狗而已矣

君子之和和於義一言隨俗則和未必合於

若君子則是冰可否惟義是後即有所和者

無阿比之心斯為和于義也豈隨俗狗人者

所可詰哉 ○程子曰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

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

視義當為不當為即是命在其中也義之與

毫釐之羞實則需廉之判故計較利害而趨

避之此人之常情乃溺于人欲之私有所為

而為者也若聖人則不論利害惟視義之可  
否是則天理之公無所為而為者也然義如  
是則余即在其中矣又何所趨避乎此○程  
聖人所以安于義余而大異乎常情也○程  
子曰人有慾則無剛之則不屈於慾剛與慾  
之牽制于慾者必無剛斷之氣惟剛則理直  
氣壯常伸于慾者必無剛斷之氣惟剛則理直  
孔子所以嘆剛德之難見而為慾所屈也此  
學者不可不自制其慾也○程子曰勇一  
也而用不同勇於氣者小人也勇於義者君  
子也一勇若壯往直前之概人之所得於天者  
氣而不顧所安則小入去力赴乎理義而浩  
然莫禦則君子也○程子曰氣之勇不可有理義之  
小勇人之所無此君子也○程子曰氣之勇不可有理義之

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  
乎形而上者性也陰陽晝夜死生古今乃  
天命之流行二氣之屈伸即形而上之理  
也而孰氏指為輪迴為幻妄是全不識此  
理矣則其所談性命余不亦大異于聖人乎○  
程子曰物窮而不變則無不易之理易者變  
而不窮也物窮則變此不易之常理若窮而  
不以其吉凶消長變易無窮也然則○程子  
進退存亡之道惟聖人能幹此意乎○程子  
曰格猶窮也物猶理也若曰窮其理云尔窮  
理然後足以致知不窮則不能致也格物即  
在物知在心窮得一心之理即致一知天下  
之理無不窮而吾心之知亦無不盡○程

子曰義理容氣相為消長者也以其消長多寡而君子小人之分日以相遠矣義理者性容氣者形氣之使然此長則彼消此消則彼長其分數之多寡正君子小人所由日相懸遠也苟容氣消融而義理充○程子曰聖人足斯日進于君子之歸矣責已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程子曰聖人於責人者非徒為長厚之息也蓋必有感而後有忠故惟於已之所以感者自責自修必求盡其道而後已此息居多也若人之所以稱厚望於未嘗所○程子曰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君子之心公而恕常好成物故和氣致祥小人

之心私而刻常好敗物故辛氣○程子曰不致戾蓋吉凶無常惟人自取耳○程子曰不可為而為之聖人無忘天下之心也天下事為之時其遇甚窮其勢甚艱而倦之於欲為之者蓋聖人之心切於行道濟世不忍忘乎天下故也昔孔子在春秋舉世莫宗而輟環不倦東周之想暮月三年之嘆未嘗一日忘焉惟其以天下為心故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而自有不能已也若沾沾利祿昧乎行藏之宜聖人○程子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而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

下質之為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此  
川序文階公表其兄為明道先生之詞也古  
今有是道即有是學故後求聖賢之生得位  
則行其道至於天下不得位則傳其學於者自  
如由堯舜至於周公皆以君相而行其道者自  
周公沒而聖人之道遂以不行矣由孔子至  
於孟軻皆以師儒而傳其道者自孟軻沒而聖  
人之學遂以不傳矣道不趨於人難霸功則人  
不知有修己治人之道以階於下之士猶得無  
無善治之學苟有在而傳之猶得無真儒然雖  
治之而無諸人而傳之猶得無真儒然雖  
與善治之學苟有在而傳之猶得無真儒然雖  
治之而無諸人而傳之猶得無真儒然雖  
於世道人心良非淺鮮伊川之所以道其有闕  
於世道人心良非淺鮮伊川之所以道其有闕

者即其所以 ○明道謂伊川曰異日能使人  
自道也欽 ○明道謂伊川曰異日能使人  
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  
成孰之則予不得讓焉朱公揆見明道於汝  
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揚中玄錄  
見伊川一日伊川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無  
去就舍二子退則門外零餘無蓋伊川  
姑就舍二子退則門外零餘無蓋伊川  
莊重嚴厲師道自尊能使人望而教畏明道  
中和純粹接引後學成就人材其平易近人  
孰為較勝焉故自任之重亦從此可識矣  
莫若兄而明道自任之重亦從此可識矣  
○伊川曰明道先生資稟既異而克養有道  
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

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  
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  
雨之潤曾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  
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義言蓋不足以形容  
資稟得於天者克養或於已者惟明道先生  
變學兼優故其純粹而難溫良而潤沃如  
精金良玉神采煥發者資之羨也且其寬而  
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金石孝悌通神明者  
養之厚也由是順積中英華發外視其色  
則接物如春陽之溫盡然冲和聽其言則入  
人如時雨之潤沛然沾洽則深博浩大若滄  
溟之無際極其德性之所蘊則美言證歎不  
足盡其形容此先生立身之大槩然也

生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  
已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  
而行有常先生行已之本未又有可言者蓋  
恕其用公而傳於人視人猶已也居天下之廣  
也而不欲勿施於人視人猶已也居天下之廣  
居而所受者宏行天下之大道而所由者正  
言有物而以實行有常而以度凡此皆先生  
之所以立也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  
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  
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執者幾  
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先生之立身行

所以為學者則有本也蓋自十五六歲時受  
學於汝南周茂叔聞其論道遂厭科舉之業  
慨然有志於求道然雖得入其門者未及  
要也於是從博求精象出入老莊者有年及  
而考諸六經博求精象然後知諸家之謬明  
而自得其所歸此先生淵源之所自也  
於廢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第  
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去察於人物則知之至  
性命倫物莫大於孝弟克孝克友踐形惟肖  
本於此也倫物莫著於禮樂高下散殊合而  
而知推行有漸此也化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  
者由其通於此也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  
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

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已任其言曰  
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  
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  
入人也因其高明辨異端似是之非以持吾  
以鼓聾瞶之愚秦漢而下如荀揚輩執焉不  
精語焉不詳未有臻斯理也且謂孟子既沒  
聖學之在鄒魯者不傳於後奮然以興起斯  
文為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  
昔之害如楊墨申韓猶近而易知今之害弱  
於佛老寔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  
知則但迷暗者為其所愚今之惑人也惟深  
而難辨則凡高明者皆蹈其轍是烏知其害  
底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及閑物成務言



為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  
可以入堯舜之道彼惑人者自謂定虛無際  
物或務有為於天下自謂性周法界無所不  
周徧而實則外乎人倫物理無益於身心彼  
之窮深極微特隱怪者之所為而固天下之  
不可以入堯舜大中至正之道也

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  
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  
於汗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  
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藁蕪聖門之蔽塞濶之  
而後可以入道堯舜之道所以難入者蓋其

訓詁詞章之習皆其淺陋固滯者顧天下之  
學非人於淺陋固滯則必入於佛老之虛無  
於是高才明智之所入於佛老之虛無  
也道之高才明智之所入於佛老之虛無  
疾呼深推而痛絕之而後可以入堯舜之道  
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之知賢  
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  
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  
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之有序病世之學者  
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闕高所以輕自大而卒  
無得也受學先生之門者多矣惟其言平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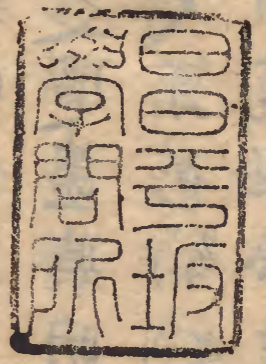
之教人也本未備具而循序漸進惟恐學者  
厭卑近而務高遠輕自肆而無實得是以後  
學之人皆得其意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  
而佩服不忘也  
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  
於世者學者之所耳先生固得真道於天  
下則將以闡絕學之精蘊乃瘖而傳其道於  
徒也至其闡外崇正辨之精析之先生接物  
微稍見於世者特學者之所傳耳先生接物  
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後怒人而  
人不然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偽者獻其誠  
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

小人以趨向之異願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  
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先生之接  
雖明而亦不能之辨而不同焉隨其所施而  
人自亦之感而能通教人而各因其質而平  
易明而故人之易從怒而心平氣和故  
人不怨賢愚善惡用愛而能公故咸得其  
心待人人各盡其誠而人不忍欺狡為者  
也待其人各盡其禮而人不忍以非加之暴  
者致其恭也聞風者誠服而雖小人強也  
趨德者之異乎至如飲醇自醉也雖小人  
排斥然當時用事之間如議新法不合者時  
曰伯厚忠信人而先生為政  
者也則其言行之懿有不可誣者先生為政  
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

後衆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緘然衆人憂以為甚難而先生為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声色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後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亦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先生之為政也闕其則治惡以寬得其要約峻密而順理施為則處阿於衆苟且以塞責至峻密而先事處之有方而緘然其拘礙憂其艱難而先生於事會當前人皆病

為之有道而師然蓋惟理素明而志素定故雖倉卒之頃不動声色雖監司之哉為嚴急者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而先生處之有方而緘然得遂其所為乎然則先生之綱條法度人可傲而信也至其德化享感道而後動先生物生而民信此人不可力而致也噫明道先生之備○伊川嘗謂張擇曰我昔狀明道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伊川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介寬猛合宜莊重有解於書無所不誦於事無所不能惜乎不克竟其用也甚與明道師同學同故其道亦同觀其所言則欲知伊川之行

於一門絕鄰魯之傳聞道  
學之蘊厥功蓋甚偉云



文政丙辰

